

## 论新马华文散文的橡胶园书写

黄海燕

(南方大學學院博士生)

**【摘要】** 本文以新马华文散文中的橡胶园书写为研究对象，聚焦这一文学现象在自然景观与人文历史互动中生成的美学特质。将立足散文文体的本体性特征，从“情”与“理”的双重面向切入，结合柄谷行一的“风景的发现”理论以及段义孚关于人地关系的思考，构建跨学科分析框架。新马华散文中的橡胶园并非单纯的风景再现，而是形成了“创伤记忆——地方感知——身份认同”三位一体的美学范式，这种书写模式突破了传统乡土散文的田园想象，也区别于中国大陆散文的智性书写，在世界华语散文版图中构建出独具南洋特性的美学坐标。

**【关键词】** 新马华文散文；橡胶园；情与理；风景的发现；身份认同

散文的高度私密性决定了其创作与研究必然围绕作者主体性展开，一方面，作者的身份与经验构成散文书写的基础；另一方面，作者对自我意识的开掘深度直接决定散文的美学高度。在新马特殊历史文化语境中，这种主体性因华裔身份与文化混血的叠加效应更具异质性。作为世界华语文学的飞地，新马散文在题材选择与形式表达层面都展现出殊异性。橡胶园意象的文本化，正是此种异质性的典型症候。

橡胶园曾是新马华人移民最重要的生活场景，作为新马殖民历史与华人移民史的缩影，橡胶园自然成为新马华散文中反复出现的核心意象，马来西亚大河文化出版社创办人廖宏强说，相对于外人喜欢以“蕉风椰雨”来形容马华文学的调调，胶林无可置疑的才是重要的场景。<sup>1</sup>

在新马华文散文的非虚构性框架中，作者如何通过橡胶园这一具体空间的审美转化，实现地方经验的具象化书写，并抵达“情”与“理”的辩证互渗？以往研究者多聚焦橡胶园的历史象征或族群叙事，忽视从散文文体的角度考察橡胶园书写的美学价值。黄锦树说，在马华的写胶林生活的作品中，表现较好的不是小说和诗，而是安分守己呈现真实细节的散文。<sup>2</sup>此论断启示

---

<sup>1</sup> 冰谷、张锦忠、黄锦树、廖宏强等编《胶林深处：马华文学里的橡胶树》，居栾：大河出版社，2015，页 11。

<sup>2</sup> 《胶林深处：马华文学里的橡胶树》，页 17。

我们，唯有重返散文的本体性考察，方能解码橡胶园书写的在地美学密码。本文锁定新马华文散文中的橡胶园书写，从散文的本体性特点出发，考察橡胶园散文“马华”书写的新质与局限。

## 一、情与理：橡胶园书写的双重面向

与小说、诗歌相比，散文作品分散、文类繁杂，研究者常有望洋兴叹之感。小说与诗歌研究自有西方的理论体系作为参照，散文理论却呈世界性贫乏之态。对散文的评价标准也不统一，按照不同的审美尺度，编者可能建构完全不同的散文史版图，这种现象尤其反映在马华散文大系的编订上。

赵戎编选的《新马华新文学大系（第二集）散文（一）》《新马华新文学大系（第三集）散文（二）》强调散文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赵戎宣称选入大系的散文，第一册中作家带有侨民意识，第二册中表现强烈的马来亚意识。“他们的作品，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是可以当作一面历史的镜子来看的”。<sup>3</sup>那些着眼马来风光的地方书写和如匕首般批判时事的散文占大系选文的主流。但陈大为认为“生命经验的厚度和思考的深度”才是评判散文的标尺，即使那些充满地方特色的方物志或风土记述也包含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sup>4</sup>钟怡雯认为从温瑞安以降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大学校园散文，马华散文作家往往背负“华社”文化托命的责任感，苦于无力改变现实，只能以文回应，皆有“感伤”特质/“忧患意识”（潘碧华），她用“浪漫传统”概括之，并指出马华散文强烈的主观性与抒情格调也应是马华文学评论的一大主题。<sup>5</sup>陈大为与钟怡雯编订的《马华散文史读本：1957—2007》重写马华散文史，以“散文作为生命经验的折射”作为散文的基质，重点收纳具有情感深度的散文。显然，赵戎更强调散文的写实性，偏向“理”，陈大为与钟怡雯更强调散文的抒情性，偏向“情”。

散文的“情”与“理”涉及散文本体性问题，如何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是决定散文优劣的关键。有的散文过于诗化，以致滥情、多情，就会导致“情”被否定；有的则走向反面，知识与理性硬壳阻塞情感的抒发，也会导致散文无法打动人心。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余光中就倡导散文要接受现代化的洗礼，他在《剪掉散文的辫子》一文批判了三种“带辫子的散文”，其中包括“花花公子散文”和“酸腐学者散文”，前者伤感造作，理性不足，后者贩卖学识，情感缺乏。<sup>6</sup>他特别指出“五四”作家普遍存在伤感滥情的毛病，“一位真正的散文家，必须兼有心肠与头脑，笔下才有兼融感性与知性，才能‘软硬兼施’。”<sup>7</sup>温任平将散文分为“写意散文”与“写

<sup>3</sup> 赵戎编选《新马华新文学大系（第二集）散文（一）》，新加坡：新社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编辑委员会编纂，1970，页2。

<sup>4</sup> 钟怡雯、陈大为编《马华散文史读本：1957-2007（卷一）》，台湾：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7，页3。

<sup>5</sup> 钟怡雯《永夏之雨：马华散文史研究》，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中文系，2017，页129-148。

<sup>6</sup> 余光中《剪掉散文的辫子》，收入《余光中作品集》，南昌：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页438-447。

<sup>7</sup> 余光中《散文的知性与感性》，收入《余光中集》第8卷，南昌：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页338。

实散文”，写实散文是偏向说理的、分析的散文，写意散文“写的是情思升华的状态，表现为抒情的风格”<sup>8</sup>，他提倡的“纯散文”即是写意散文。写意散文只需站在一点实况的基础上就可以让情思腾跃，不需要堆砌过多翔实的资料。但要注意的是，他虽然更青睐抒情成分浓郁的“纯散文”，但并不走极端，在评述思采的散文集《风向》时，他极力反对感情泛滥以及沉溺于“小我”的哀伤。温任平的散文作品本身融合了三种精神：现代精神、正视现实的精神以及忧时可以怨的传统文学精神，<sup>9</sup>可见，温任平的创作实践是兼顾“情”与“理”两个方面的。散文文体的自由性常被视为双刃剑：若过度弱化理性维度，易陷入失控的抒情独白；但散文的理性书写如果流于知识考古的复制、知识权威的展演或抽象哲理的宣教，则又挤压了自我空间，丧失作者的主体性。散文的理性思辨须以抒情主体的感性为基石，在经验褶皱中孕育出智慧的结晶，此种美学暗合钟敬文对散文本质的界定，好的散文需要“湛醇的情绪”和“超越的智慧”，才能引人入胜、撩人情思。<sup>10</sup>在此框架中，“情绪”并非浪漫主义的感性泛滥，“智慧”亦非知识理性的抽象演绎，而是二者的化合反应，才是散文追求的美学特质。

新马华文的橡胶园书写最盛的时期应该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新马华文学场域开始“纯马来亚化”转向，南来或本土作家纷纷把审美的眼光投向橡胶园，橡风吹拂或悲怆或喜悦的乡风、橡实爆裂的声音不绝入耳，形成一座文字“橡胶博物馆”。<sup>11</sup>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马来西亚橡胶产业日渐没落，油棕园取代橡胶园，橡胶园书写也许不会再有。我们检视新马华文散文中的橡胶园书写，发现有几类散文，可作为“情”与“理”关系处理的典型，故稍作分析。

第一类为知识小品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现代散文呈现出“审美启蒙”与“社会介入”的双重路径：以周作人、林语堂为代表的“闲适派”通过幽默小品构建个体性灵的审美空间；而鲁迅则倡导散文应成为“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sup>12</sup>，强调文学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性介入。以潘歧源（1941-，原名潘玉堂）为代表的“知识小品文”，以非虚构写作策略走出第三条路径，即以平民视角观照日常经验，以克制笔法记录社会实况，在行业知识书写中隐现阶级困境。潘歧源的写作实践极具典型性，他出生在马来西亚吉打州，初中毕业于华文独中后辗转从事多种职业（割胶、磨制割胶刀、看守熏房、制作胶片等），《胶林深处有人家》（潘碧华编，收录1972-1980年潘歧源刊于《南洋商报》的三十余篇专栏文章）正是其生存经验与从业记忆的文本转化。这些发表于“商余”“生活与行业”版面的方块短文呈现出鲜明的报刊专栏体式特征：第一，知识性与在场性。潘歧源详述割胶火候掌控、

<sup>8</sup> 温任平《论思采的散文集〈风向〉》，收入云里风、戴小华总编辑；谢川成主编《马华文学大系·评论，1965-1996》，马来西亚：彩虹出版有限公司，2004，页303。

<sup>9</sup> 杨升桥《现代散文的奇峰——评温任平的散文》，收入云里风、戴小华总编辑；谢川成主编《马华文学大系·评论，1965-1996》，马来西亚：彩虹出版有限公司，2004，页318。

<sup>10</sup> 钟敬文《试谈小品文》，收入王永生主编《中国现代文论选》，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页462。

<sup>11</sup> 《胶林深处：马华文学里的橡胶树》，页6。

<sup>12</sup> 鲁迅《小品文的危机》，收入《新文学选集 鲁迅选集》（下），北京：开明出版社，2023，页681。

胶片熏制工序等行业知识，此类应用文式的书写挤压了散文应有的抒情空间，但值得一提的是，他也通过对劳资矛盾（胶工与经理的薪资博弈）、行业危机（七十年代橡胶价格下跌）的细节，将个人叙事提升为阶级生存档案，如《在胶园顾火》一文，作者以管工身份试图为工人争取加薪，面对资方的“别的胶园工资也一样”的推诿，仅以“哎！叫我们怎样再去向他商量好呢！”<sup>13</sup>作结，克制的叹惋背后隐现艰辛求存的辛酸。第二，去审美化。黄锦树称潘歧源此类创作为“无风格的写作”，创作者多生于上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受限于乡村教育与工作环境，创作完全凭个人悟性，摒弃文学修辞技巧，以口语化叙述实现“去审美化”的真实感，以“父亲是我生活上的词典”<sup>14</sup>的经验权威取代文人的抒情美学，胶园在其笔下是谋生场域而非审美对象，这种“反田园化”书写构成对林语堂“闲适小品”美学的解构，在“情”与“理”关系的处理上，知识理性占据主位，抒情性不足。

第二类为抒情美文。周作人于1921年在《晨报副刊》发表《美文》一文，阐释了“美文”概念，他将文学分为“载道”与“言志”两种类型，并认为“五四”新文学与晚清文学的根本区别在于，“五四”新文学是个人“言志”，晚清文学是集体“载道”，他突破了传统古文“载道”框架，转而建构以“言志”为本体的散文美学观，虽然他不否定叙事或说理，但更偏重以抒情为主。新马华文散文中橡胶园书写，以抒情见长的作家王葛（1922-2011，原名王进昌），其作品《踏着沙沙的落叶》围绕“火”的意象，从橡林里胶工屋舍的灯光、清晨胶工头顶的火炬，写到橡叶被烧成灰烬，帮助胶工驱走湿气和蚊子。三个片段呈现了胶工不同的日常生活场景，文中“他们（胶工）虽然贫穷，却有善良的灵魂”<sup>15</sup>是文心，作者对胶工生活的艰辛给予深深的同情，情感真挚，但对“火”意象书写停留在一个层面——生存之火，并没有往精神或哲理层面挖掘，而对橡叶意象的升华（橡叶虽被胶工焚为灰烬，却可以肥沃土壤、驱散蚊虫湿气），也并没有达到情理交融“物我共生”的审美境界。《落叶季、想落叶》<sup>16</sup>建构生态诗学，采用慢镜头聚焦落叶意象，细腻摹写橡叶随风飘落的动态过程（“有的落叶心甘情愿，化为沃泥”“像鸟儿一般飞”“有的走下山谷，在运气和雾气的峡谷里沐浴”），通过橡林中万物的活动揭示落叶季鲜活的生态环境，文笔灵动，是一篇艺术性很高的周作人所说的美文，作者没有强行植入抽象的哲理或历史文化的硬壳，而是通过橡林中万物共生的和谐生态的书写，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橡胶树不再被视为经济作物，而成为审美对象，亦成为作者情感抒发的触媒，抒情笔法较为娴熟，但文中穿插短诗显得有些突兀，不时出现的对话不是很自然，有主观设计的痕迹。

第三类为颂歌体散文。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出现在马来西亚的颂歌体散文（又称抒情散文、礼赞散文）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1957年，马来亚联合邦（后成为马来西亚）正式独立，六十

<sup>13</sup> 潘歧原著，潘碧华编《胶林深处有人家》，马来西亚：大将出版社，2014，页43。

<sup>14</sup> 《胶林深处有人家》，页5。

<sup>15</sup> 《胶林深处：马华文学里的橡胶树》，页86。

<sup>16</sup> 《胶林深处：马华文学里的橡胶树》，页89-93。

年代正是国家建设的关键时期，华人社会虽然面临种种政策性限制，但整体氛围强调团结与进步，华文文学由此往往呈现积极向上的基调，散文颂歌体就是其中的典型表现形式。忧草（余荣坤，1940—2011）是其中的代表作家，忧草散文以乡土风物为中心，语言洗练，富有韵律感，有很强的音乐性，善用比喻、象征、排比的修辞手法，富有感染力，“忧草体”当时风靡一时，模仿者无数。代表作《胶林的颂歌》借用返乡叙事表达强烈的马来西亚国家认同感，“我是马来亚的孩子，我爱祖国，当我看到祖国的壮丽河山，不禁要引吭高歌来歌颂可爱的祖国”，<sup>17</sup>作者将“祖国”这个抽象概念具化为地理空间，橡胶林被编码为祖国母亲、护国战士的象征，“你以奶白的胶汁哺育这块土地，哺育了这里的人民……你是一个英雄，一个无名的英雄。”<sup>18</sup>抒情主体“贫瘠的孩子”姿态，则暴露出回归游子内心的焦灼与亢奋。这种散文“颂歌体”是一种政治化加诗化的书写模式，情感表达上形成“豪言壮语”的定式，文中“可爱的祖国”修辞所制造的抒情膨胀，反致抒情主体性的消弭，当个体记忆被集体颂歌格式化为政治抒情诗，散文应有的身体经验便坠落成话语狂欢的祭品。

以上三类散文在“情”与“理”关系的处理上，或理性有余，感性不足，或情感膨胀，理性缺乏。在新马华文散文中的橡胶园书写中，最有代表性且成就最高的是冰谷、王润华、鲁莽三人。下面我们对这三位作家的橡胶园书写进行详细解读。

## 二、地方感性：橡胶园的季节感

日本和辻哲郎根据自然气候特征，将南洋划分为季风型风土，他认为南洋的夏天是一种单调不变的气候，不是四季变化中的“夏”，只能说是“非夏”，因为真正的“夏”是孕育在秋声之中，“对于我们而言是‘夏’，虫鸣已含秋声，卸下的拉窗送入冬风。这是夹在嫩叶、笋、伯劳鸟、柿子之间的夏。”<sup>19</sup>因此，南洋常年如夏，人们不可能有季节感。但他也指出南洋的单调是季节的单调，而非内容的单调，“在缺少‘时间性的推移’的同时，存在着‘空间性的推移’”。

<sup>20</sup>

冰谷（1940—，原名林成兴）曾写到，有一次，他的朋友讥讽他，“舞文弄墨的，最是无病呻吟，喜欢把日子分成许多季节，其实热带从年头到年尾，草木终年长青，那里有什么季节之分呢！”<sup>21</sup>冰谷感叹：

我没有反驳，只默默地含笑，欢乐与悲哀，都是内心感受的自然反映，对一个陌生于橡胶林生活的人，我如何去向他叙述八月风雨的愁绪呢？……夜来风雨声，不只扰人清梦，而且

<sup>17</sup> 《胶林深处：马华文学里的橡胶树》，页 97。

<sup>18</sup> 《胶林深处：马华文学里的橡胶树》，页 98。

<sup>19</sup> 和辻哲郎著，朱坤容译《风土论——人间学的考察》，北京：东方出版社，2017，页 23。

<sup>20</sup> 《风土论——人间学的考察》，页 24。

<sup>21</sup> 冰谷《橡叶飘落的季节——园坵散记》，台北：秀威资讯科技，2011，页 30。

令人感觉忧伤和烦恼，尤其是在八月多雨的季节里……每一颗雨珠就像一枝锐利的箭，射进我心坎的深处……对风雨最感到烦忧的，该是常在胶林里过着贫困而心酸的地日子胶工了。因为雨天阻碍了他们的工作……所以，多雨的季节，是一个暗淡的季节，八月淅沥的雨声，就像胶工撼人肺腑的悲歌呵！”<sup>22</sup>

冰谷被称为“橡胶之子”，初中毕业后就到胶园工作，长达四十余载，他自叙“我是个成长于乡野的孩子，知道什么果树开出怎样的花，知道什么果结在怎样的果树上，更知道什么季节有什么果”<sup>23</sup>。他对胶园季节感来自长期生活在胶林空间的“内心感受”，因为在地经验是直观的，不是靠想象的，他的朋友对胶林生活并无切身体验，所以无法体会“八月风雨的愁绪”。南洋虽然没有四季变化，但天气变化无常，热带炙热的太阳会影响胶汁分泌，所以胶工常常凌晨四五点就骑着脚踏车到胶园割胶，一直工作到中午收工；雨水淋湿橡胶树身就不能割胶，因为胶道被水渗透，割胶会伤害橡胶树，而雨季来临，雨水频频，雨脚飘忽不定，很难预测。胶工的生活与天公是否作美直接关联，一旦不能割胶，生计就无着。冰谷长期在胶园工作，他对风雨的感受与胶工没有两样，他们时刻留意天空云朵的变化，蠡测雨水是否落到橡林，然后决定工作的方向。

生活在胶园之中，对自然风雨的敏锐感受，成全了冰谷的橡胶园书写的细部质感，陈大为在冰谷《胶林纪实》的序言中评价冰谷：比较特殊的是胶林季节的存在意义，终年如夏的大马没有真正的季节变化，赤道散文里的秋冬，全是诗词化的空洞臆想。《雨季》《橡叶飘落的季节》生动描述因季节产生一连串工作内容上的改变，视觉与思绪的波动代替了园坵生活的单调，融注在叙述间的生存感受。<sup>24</sup>

新马华散文中的橡胶园书写因作者视角的不同呈现不同的美学范式，冰谷以成人的视角凝视胶林，其文本浸润着长期胶园劳作的身体体验，通过对太阳炙烤下的胶汁、被雨水渗透的胶道、胶工对雨水的预测等细节的书写，将胶园建构成宿命般的生存场域，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王润华的童年视角——作为南洋华裔的离散者，他以回望姿态，将故土胶园审美化为记忆诗学空间。

王润华出生于马来西亚霹靂州，霹靂州是马来西亚锡矿与橡胶开采的主要地区，王润华二十岁之前，生活在马来西亚，故乡是他创作最大的财富，

“橡胶树是我最熟悉最感到亲切的热带树木。我出生于橡胶王国，在橡胶的绿荫下度过童年。以前我家拥有几十亩橡胶园。中学时代，每个假期，我都要回去橡胶园帮忙收割胶汁的工作。所以每次想起大学时代以前的日子，橡胶树永远是我这段回忆的背景。”<sup>25</sup>

<sup>22</sup> 《橡叶飘落的季节——园坵散记》，页 30-32。

<sup>23</sup> 《橡叶飘落的季节——园坵散记》，页 15。

<sup>24</sup> 冰谷《胶林纪实：冰谷自传》，吉隆坡：有人出版社，2022，页 11。

<sup>25</sup> 王润华《橡胶树寓言》，新山：南方大学学院/马华文学馆，2024，页 64。

王润华在橡胶园度过了童年、少年时光，1962至1966年，他负笈台湾念大学，受橡胶园启蒙，开启他的南洋书写，《橡胶树寓言》第一辑中的《想起南方》《橡皮花扑面的日子》《梦里的橡胶林》三篇均是留台期间发表的散文，<sup>26</sup>橡胶树林是住在无名河边华人小村落幼童“我”的向往之地；弥漫着晨雾的橡胶林、橡胶萤火虫的胶工头顶汽灯、婉转地啼唱的知更鸟、鹅毛雪花般飘飞的黄色橡皮花，儿时抓老虎鱼、季节鱼、打水仗的游戏，这些胶林记忆奏响美妙的音符伴随着“我”的少年时光；《梦里的橡胶林》中“阴沉沉的橡胶园”里呈现的胶工的苦难与抗日战士的坟墓隐现沉痛的现实，但王润华的胶园书写基本是孩童的视角，成人世界胶工的苦难还未进入幼小的心灵，他坦言“我们的年纪还很轻，我们的心还很纯洁，橡胶工人生活的悲苦，我们看不见；轰轰的炮声，我们也没听见，我们只知道在树荫下玩捡拾黄金的梦……”<sup>27</sup>

联系马来西亚的历史背景，王润华的“恐怖”记忆算是蜻蜓点水，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正是马共争权与马来西亚国家反殖斗争的关键时期，王家可能难免会受到冲击，王润华出身于一个与殖民政府有直接关系的家庭，“我父亲自小受英文教育，又替英国人做事，自然成为日军残害的对象”。<sup>28</sup>想必，不仅在日本，而且在马共眼中，王家都是可疑的、被武装攻击的对象。但王润华将政治硝烟推到幕后，三篇文章的“受述者”都是第二人称“你”，以远离故乡的“我”与家乡的童年玩伴“你”聊天的口吻，回忆曾经的美好时光，从文中的只言片语“你从被战争的阴影笼罩的马来半岛寄来一片榴莲与橡皮的叶子”“我已浪流在外”“年青的我不能再回去”“另一场战争的阴影却笼罩着马来西亚各地”“当你说起我少年时期的朋友要上战场了”可以看出，“我”是隔着安全距离回望故乡，没有亲历马来半岛的战争苦难，即使有些胶园的恐怖记忆，也只存在于“梦中”，“我”的童年回忆是不带硝烟和胶泪的纯美体验。这是王润华早期橡胶园书写的特点，采用童年视角，有距离地回望故园乡土，呈现唯美体验。

王润华的橡胶园书写最具艺术价值的是橡胶园的季节感，比如在《天天流血的橡胶树——我的边缘回忆》中，他写到南洋各种“土族”树木，多数是常绿树，终年披着茂盛的大绿叶，惟有巴西“移民”橡树移植来了秋天，“浅红的叶子在微风中飕飕地飘落，最后繁杂的枝杈赤裸裸的曝露在恶毒的太阳底下。除了天气仍然酷热，广大的园林完全像深秋的景色一样，萧条寂静，热带绿色的风光完全消失了。”<sup>29</sup>橡胶树季节性落叶与南洋常绿植被形成生态反差，橡树的生命历程形成的季节感被赋予抒情主体性。

相比之下，鲁莽的《橡林里的夜声》更凸显感官诗学，鲁莽将城市喧嚣与胶林的静谧对比，用诗意的笔触描写夜晚橡林的自然生态，虫豸的歌声使胶林变得宁静而神秘，“在夜幕低垂下，

---

<sup>26</sup> 《想起南方》《橡皮花扑面的日子》发表在《中央日报中央副刊》1965年，《梦里的橡胶林》发表在《中央日报中央副刊》1963年。三篇均收录《夜夜在墓影下》，台湾：中华出版社，1966年。

<sup>27</sup> 《橡胶树寓言》，页18。

<sup>28</sup> 《橡胶树寓言》，页48。

<sup>29</sup> 《橡胶树寓言》，页53。

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在向夜倾诉心曲？那些有声音的虫蚁鸟兽，以及没有声音的花草藤树，都在用数不清的各种言语，把心声倾诉给夜神？”<sup>30</sup>金黄色橡叶飘落的二月，接着，胶树发芽，胶叶繁茂，接着迎来橡实爆裂的五月。雨季的胶林里动物在吟唱，风儿倾诉着故事，所有这一切和谐地编成一支悠美的旋律，蕴藏在静穆里，关于橡实的描写尤其生动：

你听过橡胶籽滚落在泥土上的微细声响吗？那“噼啪噼啪”的爆炸声以及坠落在泥土上的微细声响，是属于夜的，在单纯的声响中蕴藏着一种很优美的节奏……季节在缄默中又转换啦！……点缀在枝梢上的红叶凋落了，那一颗颗深藏在落叶里的橡胶果，沉甸甸地垂挂着，像一个个饱满的苹果，先前是不容易看见的，现在都明显地显露出来了……橡胶果皱起黛绿的皮，自动炸裂，“噼啪噼啪”的把椭圆形的橡胶籽弹出来，从高高的枝梢直滚落在地上……听坠落下来的橡胶籽在屋顶上滚动，从水槽里射出去，想象着它已经跌落在草叶里或深埋在枯叶下，你便会在这单纯的节奏中获得一份喜悦的满足。<sup>31</sup>

作家调动视觉、听觉、触觉等多重知觉编码，不仅重构了热带雨林的季节韵律，更以城乡对照的隐性框架，将胶园静谧指认为抵抗城市文明的美学飞地，内含现代性批判视角。

冰谷、王润华、鲁莽三人的橡胶园书写策略实现了抒情传统在新马华语境中的在地革新：橡胶园不再是借景抒情范式中的静态背景，而是经感官化语言，实现抒情性与物体性的共生。这种美学转型暗合段义孚（Yi-Fu Tuan）的“空间——地方”现象学理论，段义孚认为，身体（body）是充满感觉的躯体，地方则是人的精神（mind）关涉的场域，当空间获得定义和意义的时候，空间转变为地方。这种的意义和定义便是亲切经验，这种亲切经验根植于人们的内心，难以言说，甚至我们没有意识到其存在。当作家通过亲切经验（亲身经历）将地理空间（space）转化为文化地方（place），其物质景观便获得情感厚度。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转化本质上是柄谷行人所指认的“风景的发现”：前现代的胶林仅是生产场域，唯有当主体通过认知疏离将自身客体化为“观察者”（如城里异乡人——鲁莽、异国归乡人——王润华），胶园方能作为审美对象符号化。郁达夫所言的“个性发现”在此体现为双重过程：既是散文文体对第一人称感知权威的确立，亦暗示着现代主体与自然关系的重构。

### 三、共同体投射：南洋华人的形象符码

在新马华文文学中，橡胶园经常被作为华人移民历史与身份认同的象征，橡胶园成为华人移民生存经验、劳动困境以及与马来西亚土地关系的注脚，黄锦树的小说《雨》、张贵兴的小说《猴杯》中的橡胶园不仅是劳动场域，而且是华人移民困境的象征。

钟怡雯的散文《野半岛》以橡胶园作为背景，承载她对故土的依恋，另外一位是王润华，在

<sup>30</sup> 《胶林深处：马华文学里的橡胶树》，页 99。

<sup>31</sup> 《胶林深处：马华文学里的橡胶树》，页 102。



《天天流血的橡膠樹》中，他將橡膠樹置於南洋風景地圖，熱帶果樹，如榴蓮、紅毛丹、山竹等常綠樹“仍然披著一身茂密的大綠葉，似乎正在得意的嘲笑可憐的橡樹，以及它們帶來的炎熱的秋天。”<sup>32</sup>橡膠給大人帶來經濟，給小孩帶來遊戲，枯萎之後，還給人們提供最好的燃料，在煤氣和電爐還未普及的時候，橡膠樹是每家每戶必備的燃料，“橡膠園的木柴在燃燒時，總是安安靜靜，一點聲息都沒有，雖然容易着火，却很耐燒，而且遺留下來得灰燼不多。這種樹木，就是這樣真正為老百姓而生而死。”<sup>33</sup>

由此，王潤華揭示了橡膠樹與南洋華人移民之間的精神聯繫：

我的祖父像一棵橡膠樹。跟橡膠樹一樣，他在同一時候被英國人移植到新馬這土地上，然後被發現非常適合在熱帶丘陵地生長。不但往下在土壤扎了根，還向上結了果。我的父親像第二代的橡膠樹，向熱帶的風雨認同了，因為他是土生土長，不再是被移植，被試種的經濟植物。<sup>34</sup>

橡膠樹首先作為一個自然地景，它是樹林意象，樹本身與天地結合，樹的生長顯得生氣勃勃，季節感顯現其創造性的過程，“在原始的宗教心靈中，樹即宇宙，由於樹使得宇宙能再生，同時總括了宇宙……”<sup>35</sup>但森林往往是帶有不友善甚至駭人的蠻荒之地，橡膠園是華人移民從蠻荒森林中劃出的生產性空間，季節性榮枯的節奏、人工林的秩序感，暗合華人以辛勤勞作拓殖異域的实践。

大地是人日常生活的“舞台”，受到某種程度的約制和形塑，成為一種友善的關係，自然地景成為文化地景。<sup>36</sup>橡膠樹成為南洋華人移民的形象符碼，是王潤華對南洋華人移民命運共同體的一次釋名，橡膠園是他們的宿命大地，華人移民之間的友情、親情在此生發，逐步構築“意識共同體”。王潤華的書寫成功喚起並強化了人們對南洋風土的地方經驗的記憶，也為了對抗歷史的遺忘，為華人歷史代言，這是華人移民無法抹去的集體記憶。

橡膠樹是英國人基於經濟利益從巴西引進的經濟作物，華人移民作為苦力被大量引進，從拓荒到采收，華人已將自己的命運寫進橡膠園，在橡膠傳入新馬之前，新馬的農業相當落后，直到橡膠樹移植成功，撬動了新馬經濟發展的杠桿。1876年，英國人威克姆（H. Wickham）將七萬顆橡樹種子從巴西運往英國，但英國的自然環境和氣候不適合橡膠樹生長，只能在溫室中培養出2300多棵幼苗。<sup>37</sup>1877年，英國人將一部分幼苗移植到殖民地馬來亞（另外有部分運往錫蘭），首先在新加坡和吡州的瓜拉江沙試種，共移植二十二棵，其中九棵種在江沙，一棵種在馬

---

<sup>32</sup> 《橡膠樹寓言》，頁53。

<sup>33</sup> 《橡膠樹寓言》，頁56。

<sup>34</sup> 《橡膠樹寓言》，頁47。

<sup>35</sup> Christian Norberg 著，施植明譯《場所精神：邁向建築現象學》，台北：田園城市文化，1986，頁25。

<sup>36</sup> 《場所精神：邁向建築現象學》，頁46。

<sup>37</sup> <http://m.sto.net.cn/wenhua/lishi/2014-12-22/2374.html>

六甲，其他十二棵都种在新加坡的植物园。1888年11月，瑞礼氏（H. N Ridley）担任新加坡植物园院长，开始将橡胶种植普及化。1893年，橡胶的种子和幼苗被分配给马来各州英国官员开始试种。1896年，华人陈齐贤（新加坡富商陈笃生的孙子，陈齐贤的父亲是马六甲富裕的种植者）在马六甲的东北部武吉令当种植了四十英亩的橡胶，进而发展到超过二千英亩的橡胶园，成为新马橡胶历史上的首创。19世纪末20世纪初，快速增长的电器、脚车和骑车制造业促使橡胶需求量剧增。<sup>38</sup>

根据1949年1月马来联合邦统计，橡胶园在马来西亚分布区域，大胶园共1,828,256英亩；另外，小胶园150多万英亩。总共330万英亩。具体如下表：

39

州名	霹靂	森美兰	马六甲	柔佛	玻璃市	丁加奴
面积	271,339	255,321	119,691	480,933	1,765	15,309
州名	雪兰莪	彭亨	檳城及威利士省	吉礁	吉运丹	
面积	324,726	99,572	28,372	199,553	31,679	

马来亚种植面积占世界产胶面积39%（唯一能与马来亚媲美的是印度尼西亚，占38%），南洋合计占世界的99%。从1877年到20世纪中叶，新马橡胶园占农作地几近65%，园地所有权70%为欧人经营，29%为华侨经营，但割胶工人都是华巫印族，尤其是华族。<sup>40</sup>

巨大的需求市场潜藏着丰厚的利润，加上橡胶种植技术的成功开发，更多的华族与欧籍种植者的参与到种植园的开发。橡胶帮助马来半岛以及该地区华族社群的经济转变，大多数华人主要收入来源于橡胶园，橡胶的移植和亚洲民族的大迁移几乎是同步进行的，新马橡胶史与华人移民史同频共振。

橡胶树从巴西雨林至马来半岛的移植轨迹，构成对华人移民史的转喻——被殖民者“嫁接”的移民族群。华人移民从最初的移植到落地生根，特别是土生土长的第二代华裔早已“向热带风雨认同了”“不再是被移植，被试种的经济植物”。但马来民族主义话语持续将华裔视为“不可同化的移植者”，橡胶树的命运早已改变，华人的历史却陷入消音的危险。王润华从美国留学归来以后，南洋意识与本土身份被激发，当他以学者的眼光审视橡胶树，橡胶树不再只是童年乐园，而是建构华人移民遭遇、反殖民主义的载体，橡胶树成为华人移民的形象符码，他感叹：

橡胶树为什么会是沉默的呢？祖辈南来，在恶劣的环境中挣扎求存，默默地耕耘，他们也是沉默的，他们是不是应该被忽略？如果说：橡胶树每天都要流一大瓷杯的白血，那

<sup>38</sup> 参看林水壕，何启良，何国忠，赖观福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出版，1998。

<sup>39</sup> 吴体仁编著《热带经济植物橡胶树》，新加坡：中南联合出版社，1951，页10。

<sup>40</sup> 参看《热带经济植物橡胶树》，1951。

么，在胶林里讨生活的祖辈，是否每天也都得为艰苦的生活流一大瓷杯的鲜血呢？<sup>41</sup>

王润华智性在于，他并未止步于苦难史诗的复调书写，而是以橡胶种植史为棱镜，折射大马殖民史、华人迁移史与国族建构之间的张力，在同辈作家中脱颖而出，为后代作家树立了书写范式，在至少一个时代的文化层面上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 四、橡胶园散文“马华”叙述的意义

新马华文散文中橡胶园意象的“马华”叙述，打破了传统借景抒情的单一模式，通过在地经验的感官化重构，实现了抒情传统的南洋转译。首先，作家立足个体体验，以真实而丰富的地方性知识为基础，以橡胶树的生命特性（落叶季的橡叶、橡籽的爆裂声、乳白色的胶汁、伤痕累累的橡身）为媒介，将经济作物转化为可触可感的情感记忆，同时，胶林记忆又联系着历史、时代、社会，通过橡胶树作为植物生命的自然代谢，隐喻南洋华人的移民史与生命的坚韧性，实现了情与理的辩证。另外，散文中大量出现的马来语词汇（如园丘、甘榜）、本土物候特征（雨季胶汁凝固、烈日下树脂气息），以及胶园特有的季节感，这种语言的地方性编码使橡胶园成为马华文学抵抗文化同质的符号堡垒。王德威提出“华夷风”论述，“风”来回摆荡在中原与海外，原乡与异域之间，启动华夷风景。<sup>42</sup>“风”既指物理意义上的气候、风土，也隐喻文化交流、情感流动和意识形态的传播。它体现了“华夷”之间的相互影响与渗透，而非单向的征服或排斥。基于南洋在地经验的橡胶园书写，正是“华夷风”在中国原乡与异域的动态平衡之生动体现。第二，实现了空间诗学的革新。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一书中提出，所谓风景的发现，并非说风景之前不存在，而是说人们先前并不将其看作风景。现代人通过“作为与人类疏远化了的风景之风景”<sup>43</sup>才发现了风景，即人与自然的“疏远化”，将自然作为人的对象物之后，风景之为风景才有可能。将柄谷行人的“风景的发现”移植到南洋语境，我们发现关于“风景”产生的双重视角：一是内部视角，新马华文作家基于肉身在场的“地方感”，他们按照在地体验与南洋文化形成的认知以及建设出来的“地方”（place，胶园）具有地方的“根著性”（rootedness）。这也是一种风景的发现。比如，冰谷的橡胶园散文就是典型。二是柄谷所言的外部视角，比如，鲁莽的城市异乡人视角与王润华的离散视角。但要警惕现代性范式的潜在遮蔽——橡胶园本是殖民经济的一部分，与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体系紧密相连，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审美对象，根据柄谷行人的理论，风景的发现是风景被观看的结果。马华散文是否借助了某种透视化的书写方式，使其从劳动场域转变为风景？关键是观看主体的确立，橡胶园的书写往往伴随着主体的情感投射，比如王葛对胶工生活的关注、忧草对土

<sup>41</sup> 《橡胶树寓言》，页 51。

<sup>42</sup> 王德威《华夷风：华语语系文学读本》，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6，页 8。

<sup>43</sup> 柄谷行一著，赵京华译《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页 12。

地的依戀、王潤華對橡膠樹形象的釋名，當作家將橡膠樹重新編碼為華人移民的形象符碼，是對柄谷現代文學裝置的南洋改寫，風景在此被賦予後殖民維度，橡膠園從殖民者的經濟場域轉化為華人移民的精神地景。然而，這種抒情現代性潛藏自我解構的風險，在新馬華散文的經典化敘事中，橡膠園常被簡化為“苦難”或“鄉愁”的能指，可能不自覺壓抑其作為種植園經濟的剝削本質，這種“審美祛痛”暴露了抒情傳統的悖論：它既以感性語言抵抗歷史理性，又通過象徵化操作參與了現代性的隱蔽編碼。第三，不同於中國古典散文的山水寄情，南洋膠園書寫常以濕熱、蚊蚋、刀痕等反田園意象，將抒情性錨定為勞動身體的痛感經驗，在勞工平民生活中提煉熱帶生存的詩意。這些革新標誌著抒情傳統從文人雅趣到生存美學的範式轉換，為華語散文注入異質性的南洋肌理。

另外，橡膠園在新馬華文散文中不僅是地理空間，更是身份認同的鏡像裝置，折射出華人移民在殖民現代性與國族政治夾縫中的認同困境。橡膠樹從巴西移植至南洋的歷史，與華人“過番”史暗合，植物與移民共享“被嫁接的創傷”。作為殖民經濟的產物，橡膠園既是華人生存的物質依托，又是殖民暴力的空間證據。體現身份認同的矛盾性。另外，通過“歸鄉者”視角，橡膠園成為重構文化記憶的劇場，構成抵抗官方歷史敘事的微观檔案，這種書寫策略既是对“馬來化”國族敘事的沉默抗議，也是对“中華性”文化原鄉的迂回告別。總之，橡膠園成為華裔在地性與离散性之間協商的符號戰場，其鏡像價值在於暴露身份認同的流動性。

最後，新馬華文散文並未將橡膠園苦難簡化為煽情符號，而是通過有節制地敘事實現歷史暴力的詩學救贖。比如潘歧源以去戲劇化的日常敘事書寫艱難生活的心酸。這種敘事節制使苦難書寫超越道德說教，在美學自律中抵達更高的歷史真實。相較於新馬小說與詩歌中的直白控訴，馬華散文更擅長運用克制敘事。這種“抒情節制”既避免陷入悲情主義，又通過留白激發讀者反思，彰顯馬華文學特有的美學。比如，在王潤華的散文中，他筆下的橡膠園書寫並非用“後殖民”一詞可以概括，在《後殖民的榴蓮滋味》《我的邊緣故居》中，王潤華寫到英國資本家經營的“萬嶺橡膠園”，他看到英國人的橡膠園整齊，樹木筆直茂盛，英國公司在橡膠園旁邊開路造橋，提供交通便利，“我小時就感覺到英殖民帝國的知識與科技，照亮了黑暗的落後的殖民地……我的父母都承認和佩服英國人的企業制度。所謂西方霸權由強大的資本與軍力形成，也是我小時真實的生活，決不是從後殖民的理論中得到的知識。”<sup>44</sup>這裡對西方的印象基本上是正面的，並沒有反諷的意味。英殖民統治結束後，萬嶺也從地圖上消失了，英國的橡膠園公司被燒掉，橡膠園被熱帶叢林吞沒，“這是國家獨立後許多地方出現的反諷的敗落現象。不過，有些人卻這樣自辯：殖民者把我們的天然資源搜刮一空”。<sup>45</sup>“反諷”與“自辯”兩詞是對馬來西亞反殖鬥爭過程中的過激行為進行批判，不能說帶有後殖民色彩。王潤華的新村詩集中，抗

---

<sup>44</sup> 《橡膠樹寓言》，頁 61。

<sup>45</sup> 《橡膠樹寓言》，頁 29。

日游击队、达雅克族战士（《军事行动》）与英殖官员（《福隆港的骤雨》）都是他纪念的对象。实际上，王润华的橡胶园书写很强的辩证性与矛盾性，他对原始丛林的向往与恐惧，是本土经验与现代眼光交锋的结果，他对英殖民统治的批判中带有肯定，完全从个人真实经验中，写出对英国的管理制度的佩服，这些张力正是作家的王润华跳脱学者王润华后产生的文学魅力。

## 结 语

以散文文体的本体性特征考察新马华文散文中的橡胶园书写系列，可以发现既存在“情”与“理”处理失衡的“知识小品文”、“抒情散文”、“颂歌体散文”，也有艺术成就较高的情理兼备的散文。本文以冰谷、王润华、鲁莽的散文为重点，结合风景理论以及人文地理学，构建跨学科分析框架，论述在世界华语文学体系中橡胶园“马华”叙事的散文美学特质，以及可能造成的局限和美学上的缺失。

## 参考文献

### （一）著作

- 冰谷、张锦忠、黄锦树、廖宏强等编《胶林深处：马华文学里的橡胶树》，居栾：大河出版社，2015。
- 赵戎编选《新马华新文学大系（第二集）散文（一）》，新加坡：新社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编辑委员会编纂，1970。
- 赵戎编选《新马华新文学大系（第三集）散文（二）》，新加坡：新社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编辑委员会编纂，1970。
- 钟怡雯、陈大为编《马华散文史读本：1957-2007（卷一）》，台湾：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7。
- 钟怡雯《永夏之雨：马华散文史研究》，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中文系，2017。
- 潘歧源著，潘碧华编《胶林深处有人家》，马来西亚：大将出版社，2014。
- 和辻哲郎著，朱坤容译《风土论——人间学的考察》，北京：东方出版社，2017。
- 冰谷《橡叶飘落的季节——园坵散记》，台北：秀威资讯科技，2011。
- 冰谷《胶林纪实：冰谷自传》，吉隆坡：有人出版社，2022。
- 王润华《橡胶树寓言》，新山：南方大学学院/马华文学馆，2024。
- Christian Norberg 著，施植明译《场所精神：迈向建筑现象学》，台北：田园城市文化，1986。
- 林水壕，何启良，何国忠，赖观福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出版，1998。
- 吴体仁编著《热带经济植物橡胶树》，新加坡：中南联合出版社，1951。
- 王德威《华夷风：华语语系文学读本》，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6。

柄谷行一著，赵京华译《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 （二）选集

余光中《剪掉散文的辫子》，收入《余光中作品集》，南昌：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

余光中《散文的知性与感性》，收入《余光中集》第8卷，南昌：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

温任平《论思采的散文集〈风向〉》，收入云里风、戴小华总编辑；谢川成主编《马华文学大系·评论，1965-1996》，马来西亚：彩虹出版有限公司，2004。

钟敬文《试谈小品文》，收入王永生主编《中国现代文论选》，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

鲁迅《小品文的危机》，收入《新文学选集 鲁迅选集》（下），北京：开明出版社，2023。

## （三）网络资料

橡胶技术网：《改变历史的橡胶树》<http://m.sto.net.cn/wenhua/lishi/2014-12-22/2374.html>。2014年12月22日。